

## 滇国“怪兽” 趣谈

樊海涛

滇国青铜器以写实见长，社会生活、人生百态、飞禽走兽、花草鱼虫等均以鲜活的姿态活跃在各种青铜器图像中。滇人用高超的铸造技术和巧妙的装饰工艺，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在滇人现实主义的笔触下，一些奇形怪状的“动物”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些怪兽或有翼能飞、或拟人而舞、或獠牙狰狞、或面带微笑……诸般形态，令人目醉而神移；种种秘密，扣动着我们好奇的心扉。

今天我们使用的皮带带扣相似。银质带扣使用锤碟工艺形成突起的虎纹装饰，虎肩部有双翅，以黄色琉璃珠镶嵌双目，虎身还使用绿松石等镶嵌装饰。有翼虎的右前爪持一嘉禾，身后山石缭绕，卷云翻腾，神态威凛。

有翼兽的造型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已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希腊神话中的“格里芬”(Griffin)，即“狮身鹰翼怪兽”也源自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地区，它是力量和权威的象征。这只有翼虎

### 带翅膀的老虎

“如虎添翼”这一成语我们耳熟能详，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西汉时期银带扣上，我们竟然见到了带翅膀的老虎形象。该带扣银质，结构与



石寨山出土的有翼虎银带扣

为何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滇国贵族墓葬中呢？中外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它纯属中国文化的产物，也有人认为它来自遥远的西亚地区，经陆上南方丝绸之路，跋涉千山万水辗转而来。其艺术风格与汉代铜器上的辅首及石刻中的狮虎均不同，反与古代希腊所谓“亚述式”有翼兽颇为相似，原发掘报告称：“它可能是经波斯、大夏等国输入西南夷的。”我国千古奇书《山海经》中曾记载有食人的凶兽“穷奇”，其状如虎而有翼，形状倒与这件银带扣上的动物相吻合。

除了这只有翼虎外，在滇国青铜器中我们还多次见到另一种虎形怪兽的形象。它自头颈以下与老虎无异，有爪、身带条形虎斑、长尾，但头颈以上花纹一改虎状条纹而呈点状，头部细圆，耳极小，吻部突出，模样与水獭有几分相似。从它扑噬“峰牛”的凶猛形态看，应该属于一种大型的食肉动物。我们在晋宁石寨山第6号滇王墓出土的一柄西汉时期的刻纹铜剑剑身上还看到了这种虎形怪兽与一滇族男子相拥如作舞蹈状。有人曾解释这一图像是“人兽搏斗”，可是我们却看不到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特别是铜剑的另一面刻纹图案中，男子手中还持一



石寨山出土的刻纹铜剑

扇子样的物件，紧紧地贴在怪兽的颈部，两者的神态反而显得有些亲昵。

一些滇国青铜短剑剑身的刻纹图案中，还出现过“豹身狐头”的怪兽。它们的头部长阔下窄，大耳直立，犹如狐狸，但躯体与豹无异，满布金钱斑纹，长尾，莫以名之。滇国贵族有豢养虎、豹等大型动物的习惯，这些奇形怪状的猛兽大概也是当时贵族们的宠物之一吧！

### 狮身人面兽

中国无狮子，《尔雅》中记载过的“狻猊”，可能是我国关于狮子最早的记载。中国人真正了解狮子，应该始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弋地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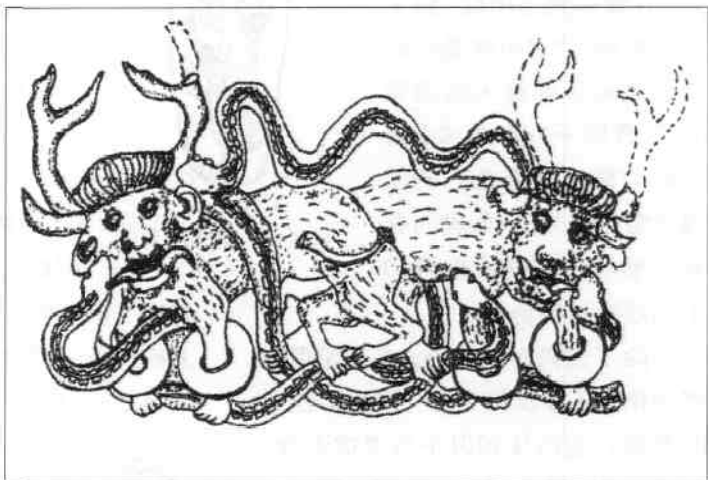
李家山出土的怪兽饰边长方形铜扣饰

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  
 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  
 珠之属皆与鬲宾同，而有桃拔、师子、  
 犀牛。”时至东汉，有月氏国遣使者贡  
 献狮子之事。让人意想不到的，滇  
 国青铜器图像中很早就出现了类似狮  
 子的怪兽形象。1994年江川李家山出  
 土了一件西汉时期长方形扣饰，它的  
 四周就逆时针环绕着六只狮形怪兽做  
 装饰。这些狮形怪兽头较大，身带三  
 角形花纹，短尾，大耳，头上有短发  
 竖立，圆睛、阔鼻，  
 口部硕大，几至于  
 耳，龇牙咧嘴，牙齿  
 呈锐角三角形，状  
 极锋利。有人趣称  
 为“狮身人面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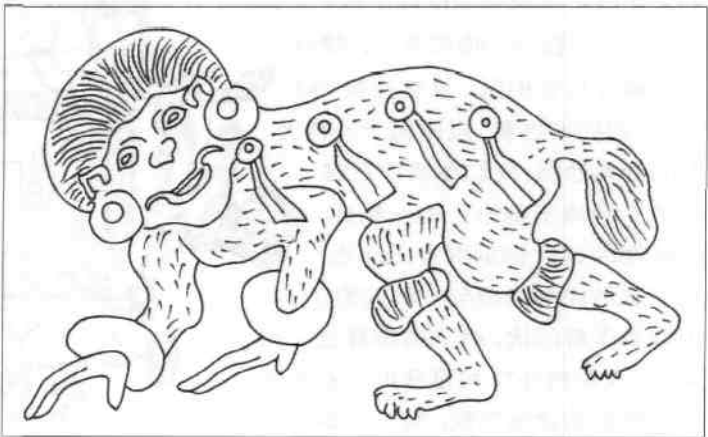
和这件长方形  
 扣饰相比，晋宁石  
 寨山出土的另一件  
 西汉时期的“鎏金  
 二怪兽扣饰”上的  
 狮形怪兽就狰狞得  
 多。它们背身而立，  
 头上巨角叉桠如  
 鹿，长发上指，面容  
 似人，圆睛、阔鼻、  
 巨口，口中有两颗  
 獠牙倒突于唇外，  
 足踏两条巨蟒，背  
 上还有一条巨蟒蜿  
 蜒爬行，状极凶残。  
 两只怪兽的耳朵和  
 前爪上还装饰有滇  
 人喜戴的大耳环、

宽边玉镯等物，令人费解。

1994年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  
 中，第71号墓出土了一件西汉时期的  
 狩猎场面叠鼓形贮贝器，通身镌刻着  
 细密的装饰图案，华美异常。在这件  
 贮贝器的刻纹图像中，也出现了一个  
 狮形怪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狮  
 形怪兽”的手臂如人，但足部却长着  
 锐利的兽爪。它的“头发”向后梳理  
 得整整齐齐，一丝不乱，小尖耳、圆  
 睛、阔鼻、巨口，耳戴玉环，手戴宽



石寨山出土的鎏金二怪兽扣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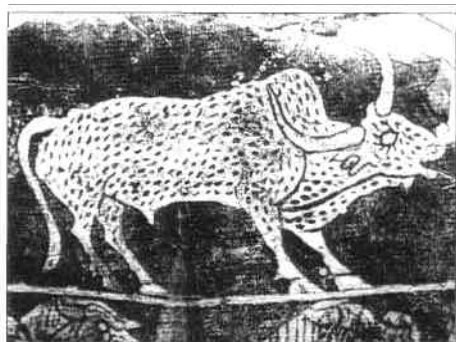


石寨山出土的叠鼓贮贝器腰部的“狮身人面怪兽”

边玉镯，背上有四枚“勋章”似的装饰物，小腿上还缠裹着一条滇人常用的装饰束带。这只“狮身人面怪兽”口中虽也有两颗獠牙，但神态和蔼，面带微笑，并无让人望而生畏之感。它很可能是主人戴着面具、身披兽皮装扮而成的，和今天的“舞狮者”相近。滇人故意装扮成这种“怪兽”用以诱捕其他野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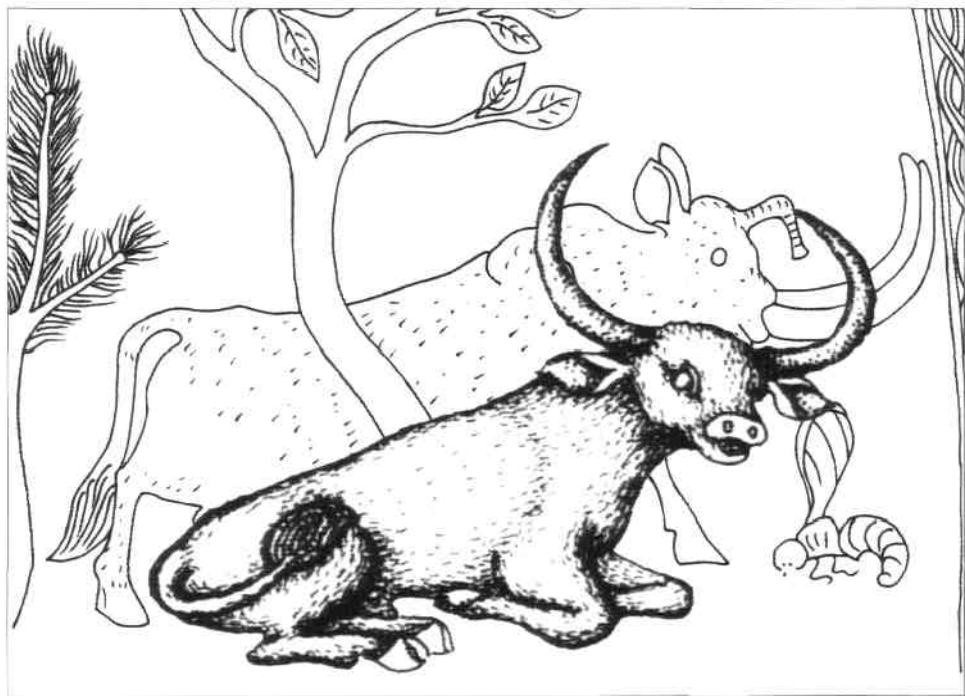
### 长象牙的“峰牛”

牛是滇人重要的肉食来源，也是财富的标志。滇国青铜器中最常见的是巨角隆脊的封牛。封牛即峰牛，又称瘤牛，学名 *Bos jidieus.zubu*。因为其肩背有巨大瘤状突起而得名，种类很多，曾是亚洲的主要牛种之一。



滇国青铜器上的峰牛

它的祖先应是印度瘤牛 (Indianox)，通常为乳白色，但时而带鼠色或黑色斑纹，颈下无胡、背有驼峰是该牛最大特点。但在石寨山第71号墓出土的狩猎场面叠鼓形贮贝器器身刻纹图像中，我们发现了一头长着象牙的“牛形怪兽”。它“躲”在叠鼓形贮贝器下层铜鼓的鼓腰处，身前



石寨山出土的叠鼓形贮贝器器身刻纹图案中的“牛形怪兽”

还有一头半圆雕的卧牛掩映，所以一直未被人发现。直到2007年5月，在进行文物绘图时，我们才见识到了它的庐山真面目。

这头牛形怪兽身躯与滇国寻常峰牛相似，蹄足、长尾、背有驼峰隆起，但头部没有牛角，双耳竖立，鼻子与吻部之间长着两只长长的、向上弯曲的牙齿，与象牙极似。而且它的额头上还有一古怪的突起物，似角非角，看上去就好像头部长出了一柄短短的曲柄斧头。这种动物前所未见，在成千上万的滇国青铜器图像中仅此一例，弥足珍贵，姑称之为“牛形独角怪兽”（这头怪兽首先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黄家全先生发现并绘图，谨此致谢）。狩猎场面贮贝器器身的刻纹图像在表现这头牛形独角怪兽的同时，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周遭树木、天空飞禽的生动形象，以滇人善于表现现实生活场面的艺术风格分析，这种“牛形独角怪兽”也许真的曾经在滇国存在过，只是随着物种的

灭绝而消失了。

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这头“牛形独角怪兽”是出于滇人对“大象”的向往而虚构出来的产物。在滇国青铜器图像中，我们从未见过大象的身影，但在石寨山出土文物中，我们曾发现过少量类似象牙粉末状的残留物，所以滇人很可能只见过象牙而没有亲眼目睹过真正的大象，仅凭道听途说而“捏造”出了这头长着象牙的“牛形独角怪兽”的形象。

### 鹿身风神“飞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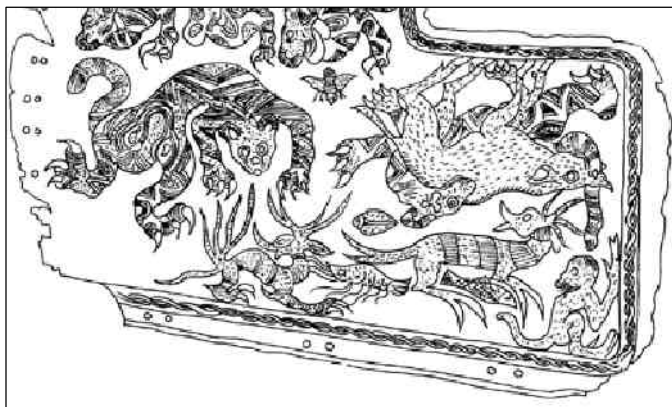
滇、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司马迁甚至认为滇国就是楚人庄蹻所建。虽然我们在滇池区域出土的上万件文物中迄今仍未发现“庄蹻王滇”的确证，但一些文物仍然隐晦地向我们透露出滇、楚文化交流的信息。童恩正先生曾撰《从出土文物看楚文化与南方诸民族的关系》一文予以阐释。晋宁石寨山第13号墓出土的一件西汉时期的铜鼓上的鹿形怪兽图

案或可作为一种佐证。

这种神秘的鹿形怪兽位于铜鼓足部，与虎纹相间，环足一周作装饰。它们身形如鹿，角、尾蔓延如水草状，鸟喙而兽爪，身后虽有猛虎追逐，但身形飘逸，空灵妙舞，引人入胜。江川李家山出土



石寨山出土的铜鼓足部的刻纹虎与“飞廉”



李家山出土的西汉铜臂甲刻纹展开线图(局部)

的一件西汉时期的刻纹铜臂甲上也有两只类似的动物造型，它们在一头四肢腾空的猛虎扑噬之下，张皇奔逃。有识者称之为“飞廉”。“飞廉”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风神”，《三辅黄图》称其形状“鹿身、雀头、有角，蛇尾、豹文，能致风呼号也”。《楚辞·离骚》记载：“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证明它与楚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湖北随州曾侯乙墓葬中出土的马面胃上曾发现过类似的“水鹿”图案，而楚墓中常见的镇墓神兽，许多造型都头戴鹿角，它们或多或少都与“飞廉”有一定的渊源。

“飞廉”这种动物造型的渊源，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更遥远的北方“戎”、“狄”等骑马民族文化中。在北亚、东北亚萨满文化圈里，鹿是掌管风雨水旱的神，常以长翅膀的驯鹿形象出现。鸟喙怪兽的形象，从东周至秦汉多见于我国鄂尔多斯地区以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阿尔泰艺术中，是斯基泰——阿尔泰艺术的常见题材，又被称为“斯基泰鹿”，它是“格里芬

兽”翅膀退化后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滇国青铜文化中浓郁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早已为有识者所揭示。“飞廉”在滇国青铜器上的出现，折射出滇文化复杂的多元文化内涵。

### 小结

滇王在接待汉武帝的使者时，曾闹过“汉孰与我大”的笑话，司马迁分析这是因为道路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缘故。滇国青铜器图像中出现的这些匪夷所思的怪兽造型，无疑给予了我们全新的启示。

滇国青铜文化是在土著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多元交叉的复合型文化。滇国虽偏隅西南，但外接缅甸、老挝、越南，内则毗邻川、藏、黔、桂等省区，与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交通极为便利，自古便存在多条边陲交通要道。往西是通往印度的身毒道；往东北可通四川乃至两湖地区；向东南可达交趾，远可扬帆东南亚，近亦可到粤、桂等地。独特的地理区位使滇国青铜文化早早地就浸润着四面八方异域文化的文明之风。这些神秘的“怪兽”向我们所倾诉的不过是古老的滇国青铜文化冰山之一角。

(题图：滇国青铜器中带草原文化风格的“兽斗”题材铜扣饰)

(作者单位：云南省博物馆)